

# 往后看 向前冲

■奈新江

冬天的寒冷能冻结水流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冻结流水般的时间。转眼间，时光匆匆来到了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的节点。

2017年，读书、写作、练字，是我私人生活中做的三件事。书读了十本左右；文章写了二十多篇，投了几篇，也承蒙编辑厚爱发表了一两篇；字练了几十张。坚持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感觉生活就像涂上了色彩一样，既多姿多彩又充实有意义。读书带来了思想的改变，弥补了知识的残缺；写作促进了观察力的提升、文笔上的长进；练字改变了“惨不忍睹”的字体，增加了些许

自信。其实，我几乎没有整块的时间去做这些事，也不是一直那么心态平稳、坐得住，有时也受“老天爷”的打扰，忍受不了炎热或寒冷。做这些事有的原来坚持得比较好，有的竟然渐渐地不知不觉中断了，但心中却一直很纠结，有一种难言的不舒服的感觉萦绕在胸中不愿散去。

蓦然间，我深深地感悟到：坚持不容易，不坚持容易吗？

年终总结，就像挂满枝头的硕果，自信地展示着来之不易的收获，默默地隐藏着那份风吹雨打，而反思就像用力往后拉的弓，只是为了让箭飞得更远，但那份豪情壮志却喷薄欲出！



## 今冬第一场雪



■陈文强

冬天，若不下雪，便觉得缺少了许多灵气。

你看，瓦蓝瓦蓝的天空中悬挂着一个火炉，它温暖着万物，驱赶着寒意。而这煦暖的阳光也设下了一个温柔的陷阱，铺下了滋生病毒的温床。

午后，阳光照得人骨头都要酥了，五脏六腑像有无数个小虫子在爬。今年入冬以来，持续干冷，两三个月不见水汽，朗风晴空里总有几分忐忑、几分不安，人们对雪的怀念也日益增

加。

可是，昨天，就在昨天，陡然降温，先前的响晴变成了冷晴，天空也由瓦蓝变成了银白，银白变成了灰白，当灰白的帷幕撤下，换上银灰、深灰时，天阴沉起来，阴得令人窒息。造物主像一个忧郁的诗人在浅吟低唱，用最灰暗的文字书写着最灰暗的心情。

忽然，一丝风掠过树梢，划过电线杆，打着呼哨，发出“嗖——呕，嗖——呕”的怪叫，像鲛夫的呜咽，像丧子村妇的呓语。我竟不由得怀念起前段的响晴来，哪怕那响晴里暗藏着“阴谋”。

我只好走到户外，让身心浸透在这无边的忧郁里，不思想，不作为，有时扬起脸，做出问天的样子，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。忽然，一丝凉意拂过脸颊，我一惊，用手去摸，什么也没有，又环顾四周，只见天地鸿蒙。

一丝凉意，又一丝凉意，越来越真切，我伸手遮挽，是雾，是水汽，摸摸身上，潮津津的。柏油马路也由干燥的灰白变得油亮亮的。车轮飞过，溅起无数的水泥点儿，留下两道平行的拓着花的车辙。一根烟的工夫，水汽变重了，变密了，放眼望去，墙根处、马路边、栏杆上，像有一层薄薄的霜——真的，下雪了。开始是细细的、碎碎的雪粉，后来是小雪粒，松松的，轻轻的，落在脸上，凉凉的，痒痒的。接在手心，不等你细看，就倏而成了一星水花。啊，雪，你这冬的精灵，在向人们传达一个妙不可言的信息。而当你怀疑这雪何时才能下大时，不经意间，向远处一望，马路上、石墩上、房顶上，早已白茫茫一片了。当真的看到精灵漫天飞舞时，整个大地已经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。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没有欢呼雀跃的场面，也没有任何欢迎的仪式——雪花仙子，她静静地来了。巷子里、街道上，人仿佛一下子多起来，都仰着脸，伫立着，像一个个新郎，心怀肃穆、窃喜、温馨，迎接远道而来的新娘。

天地湿漉漉的，能听到水汽逼人树枝脉络里的啾啾声。那晃人眼的，不再是炫目的阳光，而是洁白的冬之精魂。不需要“绿蚁新醅酒”，不需要“红泥小火炉”，我的心早已如脱笼之鸽，陶醉在这无边的荡涤一切的雪景中了。

在天地之间，在雪花的簇拥下，我好像也变成了一朵雪花，在空中狂舞。

## 静坐

■马小东

静坐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思想，就那么默默地坐着，让如流水一般的思绪停下来，幻想着涌动的思绪被河狸庞大的宫殿阻挡。眼睛毫无目的地盯着某个地方，但并没有在脑海里形成它的影像，就像一架相机没有聚焦，只是面向那个方向，并没有要拍摄的渴望。

本希望那思想就像江河，可以被大坝封锁，任它们跳跃觊觎，也休想翻过那厚重的石墙，但希望只是希望，事实上它们上蹿下跳像千百个调皮的孩子，哪一个也不甘心安静地待在那个幽闭的角落，它们从四面八方探头探脑，即使你要制止也无从下手，它们就像那些刁钻古怪的地鼠，任你长出千只眼睛千只手也不能够制止它们跳出来分散你的注意力。

那些不安分的精灵一个个蹦蹦跳跳弄牵扯出一条条记忆，上面晕染着你曾经的浓墨重彩，你想回避，你想忘记，你想挣脱，可是它们把你团团围住，呐喊着挑衅你的极限，你筋疲力尽，不得不选择一个去面对，去反思，去追悔……

你静静地坐着，它们在你眼前一个个走过，或欢喜，或懊悔，或欣慰……

你静静地坐着，思绪浮动：一面冰河向远处延伸——哦，那是承载着童年欢声笑语的裙裾哟；一朵花随风飘落——哦，那是从年少的掌心里滑落的近乎干枯的残香啊；一颗晶莹的露珠在荷盘里滚动——哦，那是那夜的一颗星留下的忧伤啊；几页兀自开合的诗词——哦，那是青春荡漾的低语呀……

你静静地坐着，那千百条思绪层层跌落，就像雨水从花岗岩的弧面上滑过，又似流星轻轻擦过，夜手执拂尘清扫思绪飘落的尘埃，一下一下又一下……

